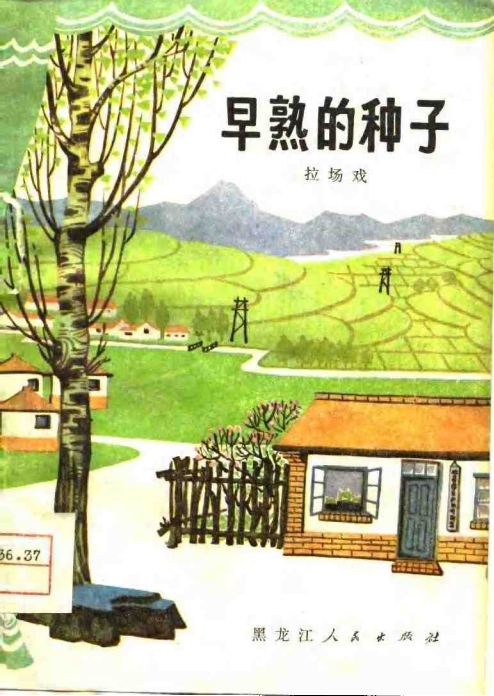


早熟的种子

拉场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早熟的种子

拉场戏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2 2/16·字数30,000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093·158

定价：0.17元

早熟的种子

拉场戏

人物 春枝——女，二十四岁，北京知识青年，大队党支部委员，生产队科研组长。

晓凤——女，十九岁，生产队科研组成员。

顾队长——男，四十多岁，生产队长，晓凤父。

魏发——男，五十多岁，中农社员。

时间 一九七七年初春。

地点 东北某地松花岭生产队。

布景 [台左露出生产队科研室一角，门旁挂有“松花岭生产队科研室”的木牌。窗台上摆放着育种箱。房山头木栅栏后，露出几枝含苞待放的红杏。台右前方，有一棵挺拔的钻天白杨，已露出嫩绿的枝叶。树下有一石块，树后通向良种仓库。远处梯田层层，近处渠水弯弯，春意盎然。]

幕启 [在欢快的音乐声中，晓凤手拿簸箕，精心地簸选豆种。]

晓凤 (唱)

春风吹杏花放青山迭嶂，
松花岭浴朝阳又披盛妆。
闹春耕插战鼓群山激荡，

选良种播丰收情满山乡。
华主席除“四害”人心欢畅，
学大寨迎来了大好春光。

〔把落地的几粒豆种珍爱地拾起，放进簸箕。
(自语地)今天就要播种“秋来香”大豆了，春枝姐
怎么还不回来？

〔晓凤把种子送进仓库，顾队长兴冲冲地上。

顾队长 (唱)

闹春潮龙腾虎跃卷热浪，
今日里种大豆我心里喜洋洋。
只要这早熟良种全都种上，
但等那秋风起豆谷飘香。

〔晓凤往育种箱里浇水，见顾。

晓凤 爹！

顾队长 凤子！豆种准备妥了？

晓凤 筛了三回，簸了三遍，全都准备妥了！

顾队长 凤子，你看今儿个这天头，连根风丝儿都没有。这地热乎乎的，抓把土一攥都出油呵，要是把咱这“秋来香”往上一播呀！

晓凤 保准苗齐、苗壮！

顾队长 哈哈……咱松花岭这地方无霜期短，气温偏低，常常因为晚熟造成大豆减产。你春枝姐来咱这插队落户，领着大伙儿起早贪黑的培育出了早熟高产豆种“秋来香”……

晓凤 经过试种，完全成功了！

顾队长（兴奋地）是呀！今年再来个良种大丰收，你爹这个生产队呀，家底子可越来越厚实了！哈哈……

〔顾队长掏出学习笔记本撕纸卷烟，晓凤劈手夺过。

晓凤 爹！你又撕笔记本卷烟！春枝姐临上公社开会时给你的学习笔记，三天的功夫，快撕净了！昨晚政治夜校学毛选五卷，你又没参加，你得补上！

顾队长 哈哈……这丫头，你爹拉不下！

晓凤 爹，犁杖还没人套呢。

顾队长 你春枝姐答应人家海棠坡的豆种，我今天早上打发魏发给送去了。

（焦急地看日头）临走时我告诉他快去快回，别耽误套犁杖，可他……咳！这个人哪，没紧没慢！

〔顾队长话声刚落，魏发拿根鞭子上。

魏发 顾队长……

顾队长 我说老魏呀，你……才三里半地，你咋才回来？

魏发 你不是让我给海棠坡公社的海棠坡生产队送那三十斤“秋米香”嘛，走到半路，我把会计给开的那张条子掏丢了。我怕到哪没法给人家出手续，又跑回来补了一张。这么来回一折腾，就耽误了一会儿。

顾队长 老魏呀，打倒“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眼下，咱们队搞得这么腾腾火火的，还嫌不透你这块凉馒头？

魏发（不自然地）这说哪去了。眼下奔的是“共同富裕”，大家伙儿干的热火朝天，我也添把柴禾冒股烟哪！

顾队长 这就对喽，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走，扛豆种去！

〔晓凤、顾队长、魏发进良种仓库。

春 枝 (唱)

公社开完科研会，
春风送我把村归。(上)
一路上笑满山川歌声脆，
但见那万树千花吐新蕾。
“四人帮”祸国殃民搞倒退，
华主席为民除害日月生辉。
党号召学大寨把宏图描绘，
大寨路上再攀登百折不回。

〔晓风搬豆种筐走上。〕

春 枝 晓风！

晓 风 春枝姐！（向内呼唤）爹！我春枝姐回来了！

〔顾队长，魏发先后扛豆种袋子急上。〕

顾队长 春枝，你回来了！

春 枝 回来了！

顾队长 会议开得怎么样？

春 枝 同志们：在会上，老书记传达了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主席接见时所作的指示。这会开得可真鼓舞人哪！

(唱)

在会上我把咱这良种介绍，

众 该介绍，该介绍！

春 枝 (接唱)

经鉴定“秋来香”——

众 怎么样？

春 枝 (接唱)

推广价值高；

顾队长 哈哈……我估摸着差不离儿嘛！

春 枝 (接唱)

我向公社党委把决心表，

众 表什么决心？

春 枝 (接唱)

松花岭学大寨咱把重担挑；

众 说得对！说得好！

春 枝 (接唱)

让良种撒遍松岭根深叶茂，

喜看那千亩沃土育新苗。

顾队长 着哇！你回来的正好，今天咱们开犁播种“秋来香”，走，你去开这第一犁！

魏 发 对，对。这良种是春枝培育的，该她开这第一犁！

春 枝 好，这第一犁我一定开。不过，不光在咱这儿开。

顾队长 不光在咱这儿开……还在哪？

春 枝 在松岭公社的九岭十八坡！

顾队长 这么说全公社都要种了？

春 枝 顾队长，咱们的“秋来香”经过科研部门鉴定，不仅早熟高产，适应北方农村种植，而且含油量高，光泽好，在国际市场上有很重要的价值。是我建议公社党委，马上把“秋来香”拿到全公社各大队推广试种，特意赶回来征求你的意见。

顾队长 春枝呀，咱们自己个儿不种了？

春 枝 咱们留下一百二十斤种子，种种子田。

顾队长 一百二十斤……就够十五亩地，可咱们打算的是种一百五十亩阿！

魏 发 (添油加醋地) 是呀，这一千二百斤都种上还怕不足兴，留一百二十斤够干个啥哩！

顾队长 春枝呀，这样吧，和党委讲明情况，咱们先种一年，明年再向全公社推广。

春 枝 顾队长，咱松花岭这地方，气候极其复杂，俗话说：“松花岭，松花岭，岭下春，岭上冬，坡上豆浆摇铃响，沟底大豆一片青。”况且，咱这“秋来香”培植技术复杂，所以，科研部门规定，外大队引进必须经过试种。若是晚试种一年，全公社可就晚推广一年哪！

顾队长 春枝，五年来，为了培育“秋来香”，你吃苦受累，队里搭工搭肥，咱们图希个啥？不就指着这金豆子出钱嘛！今年若是种上它一百五十亩，一亩地打六百斤，一六得六，五六三万，就是九万斤哪！来年再卖种子……我说春枝呀！

(唱)

为社员抓收入多多益善，
为集体增积累理所当然。
倘若是这个计划能实现，
松花岭花似锦锦上再把新花添。
春枝你可不能错打算，
兄弟队普及后时过境迁。

春 枝 顾队长！

(唱)

大豆发芽分两半，
生根出土心相连。
为了扩大再生产，
抛金舍玉也心甘。
咱要雪中去送炭，
早熟种子洒满山川。
队队创高产，
普及大寨县，

到那时花山花海花满天！

顾队长 春枝，你是大队党支委，我是生产队长，咱们都是群众的主心骨。遇事可得先想想咱的生产队，可不能心里没个数哇！常言说：“胳膊肘不能朝外拐”！

魏 发 是呀，哪头轻，哪头重，可得好好掂量掂量呵！

晓 凤 爹，这可是解决全公社良种的大事儿，咱不能顾小头儿！

顾队长 小毛丫头，你给我少参言！

晓 凤 你压制群众意见，我去写小评论，让大家评评这个理儿！（赌气下）

春 枝 顾队长，咱们培育“秋来香”是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东北大豆，绝不仅仅是为咱生产队多收入几个钱哪！兄弟队为了扩大再生产，急等引进早熟高产良种，咱们不能袖手旁观。常言说：“胳膊断了连着筋，十个指头不能分”哪！

顾队长 这……我不是捧着金豆子不撒手，昨天你在公社挂电话，让给临近的海棠坡送“秋来香”，我可是没打拨拉回儿呀！……

〔晓凤内喊：“春枝姐，大队电话！”〕

春枝 哎！顾队长，我去去就来。

〔春枝下。魏发到仓库里拿出一根绳子。〕

魏发 顾队长，（指地上的豆种袋子）看样子这豆种得给人家留着了？

〔顾队长不耐烦地看了魏发一眼。〕

〔魏发搭讪着把绳子一头儿给顾，二人各自朝一个方向搓起绳儿来。〕

魏发 ……顾队长，这事儿你可得打准定盘星，分开里外拐呀……

顾队长 分什么里外拐？“胳膊断了连着筋，十个指头不能分”！

魏发 连着筋？得了吧！大前年“秋来香”刚有个模样，我说匀点种我家的自留地，可春枝她呛了我一鼻子灰。后来，我想要点豆秸喂奶羊，她硬说队里留着喂牛……连着筋就这么个连法呀？眼下，把到手的金豆子都捧给了外大队，外公社，本队社员连这点光儿也沾不上……

顾队长 （不耐烦地）得了，得了！你就别翻腾这些陈糠烂谷子了！总寻思往自个儿腰里抓挠不是正理儿，得多想想生产队。你比方说：“锅里有汤，盛到碗里也是汤；锅里要是肉，盛到碗里也是肉。”生产队要是富

裕了，各家还穷了？眼下是集体经济，奔的是“共同富裕”……

魏 发 你说的“共同富裕”是不是“集体发家”？

顾队长 “集体发家”……“共同富裕”……嗯……对，就是这么个理儿！

〔顾队长发觉他们把绳子劲儿上反了。〕

顾队长 哎……这，咱俩这是朝哪边使的劲儿呀！

魏 发 （尴尬地一笑）嘿，嘿……这扯不扯，咋把劲儿上反了！

顾队长 你得朝那边使劲儿，我朝这边使劲儿……

魏 发 对，这才叫往一块儿使劲儿呐！

〔二人搓好绳子后，系上口袋，顾队长把袋子扛回仓库。魏发系另一个口袋。〕

魏 发 （独白）哼！不管你往哪边使劲儿，兴你“集体发家”，就兴我“个人发家”。这叫猪用嘴哄，鸡用脚刨，个有个的能耐……

〔顾队长复上，急躁地夺过魏发手中的口袋。〕

顾队长 哎呀，你还“磨咕”啥呢！

魏 发 好，好，我就去套犁杖。（下）

〔顾队长见豆种袋子万分感慨。〕

顾队长 咳，这事儿真叫人挠头哇！

（唱）

“秋来香”早熟高产已经鉴定，

百里松岭远近闻名。

实指望今年大面积播种，

到秋后卖良种收入倍增。
谁料想春枝她心里有杆大头称，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春枝高兴地上。〕

春 枝 顾队长，大队老支书打来电话说，同意咱们向公社党委提的建议。并说，公社已经通知各大队马上派人来取豆种，让咱们作好准备。

顾队长 这……这事儿真……真……真“刹愣”呵！

春 枝 顺便把海棠坡那六十斤也给送去。

顾队长 ……早晨都打发魏发给送去了，就是数量上差点。

春 枝 怎么？

顾队长 说老实话，这是你先前答应人家了，我不得不让给送去三十斤。要知道今个儿这码事儿，海棠坡的豆种……哼！

春 枝 一粒也不能给了？

顾队长 春枝呀，这良种一会儿给全公社，一会儿又给外公社……咱们可就剩这一小筐了！

(唱)

育良种寒来暑往五年整，
起五更爬半夜你身体累瘦眼熬红。
三伏天间苗除草汗如泉涌，
三九天积肥整地你笑迎寒风。
这早熟的种子粒粒千斤重，
你怎能不看囤底儿有求必应？
有道是“灶里抽柴锅要冷，

蔡笼再热也分上下层。”

纵然你一心为革命，

家里外头、谁远谁近、岭西岭东你也得分清！

春 枝 大叔哇！

(唱)

向日葵怀抱着千颗籽种，

苦麻菜出土一条根上生。

葵花向阳人心与共，

受苦人得解放莫忘阶级情。

干革命哪能分东西南北岭，

松花岭连三江山水相通。

这良种洒遍山乡本应高兴，

你为何用良种作贡献反倒心疼？

顾队长 我的党支委，咱松花岭是种子站，还是种子场？咱是生产队！

春 枝 咱是生产队，可咱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是社会主义的生产队。不是合伙种地，合伙赚钱的生产队呀！“秋来香”是群众办科研的结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咱可不能抱着小生产传统观念，垄断这一成果，更不能利用它走资本主义道路呵！

顾队长 (震惊地) 什么？我垄断科研成果？我是想吃炸油豆儿，还是想喝豆芽汤？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打土改到现在，我是一步两脚窝呀！这些年，我出工走在前头，收工走在后头，眼看生产队一天比一天兴旺，我这三百多口人的生产队长却成了小生产了？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了？这话说得真叫人伤心哪！

春 枝 大叔，这些年，你是没少出力流汗。可是，咱们都应该想一想，咱是为社会主义大农业出力流汗，还是为小集体的个人私利出力流汗？就说培育“秋来香”吧，队里没少搭工搭肥，大家都没少操心受累。但是，不顾兄弟队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垄断这一科研成果，想去卖钱增加收入。这也叫为社会主义大农业出力流汗吗？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晓凤拿卷大红纸跑上。〕

晓 凤 （急切地）春枝姐，爹，你们看……

〔顾队长误以为给他写的小评论，没好气儿地看了一下晓凤。〕

顾队长 好哇，这小评论真还写到你爹脑袋上来啦？！

晓 凤 （解释地）爹，这不是给你个人，是给咱们生产队……

顾队长 我是队长！给生产队就是给我！

晓 凤 爹！不是！这是给咱生产队写来的感谢信！

春 枝
顾队长 感谢信？

顾队长 春枝，快念念。

春 枝 （接信，读信）松花岭生产队：感谢你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冲破了小农经济思想束缚，以社会主义大农业为重。在我们急等引进早熟高产豆种的关键时刻，你们派人送种上门。良种六十斤，情谊似海深，学习松岭人，江山代代春。

海棠坡生产队

顾队长 良种六十斤？……怎么会六十斤呐？

春枝 顾队长，你不是说给送去三十斤吗？怎么多出来一倍？咱们没称错吧？

顾队长 我给称的，平称！这没神没鬼的可真邪了！

〔魏发上。〕

魏发 顾队长，犁杖套好了，我来取豆种……

春枝 老魏，这良种是你送到海棠坡的？

魏发 （语无伦次地）是我……不是我，是顾队长让我……

春枝 送多少？

魏发 三十斤……

顾队长 这可真是良种，这种子还没沾地，它自个儿就“长猴儿了”！

〔魏发看感谢信……〕

晓凤 你是怎么搞的，快说话呀！

魏发 （支吾搪塞）嗯……嗨！其实也没啥，多了总比少了强呵。再说，咱们收的是感谢信，何必挑人家的错别字儿呢，这“三”和“六”不就一字之差吗？瞎地还兴跑茬呢，写字谁管保没笔下误？

顾队长 ……按理说，可也是……

春枝 顾队长，这一字之差，可能大有文章呵！？

（背唱）

眼前事错综复杂发人深省，

晓凤 （背唱）

春枝姐剥茧抽丝泾渭分明。

顾队长 （背唱）

感谢信念得我如痴人听梦，

魏 发 （背唱）

就怕她追根源我忧心忡忡。

春 枝 老魏，海棠坡需要六十斤“秋来香”，你就给送去三十斤，他们要是不够种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再给送去三十斤？

魏 发 这……这是你们当干部定的事儿，我可插不上嘴。依我看，人家既然写来了感谢信，想必是够用了，再送去，也成了“马后炮”了！

春 枝 不！这“马后炮”有时也能起降住那“马前卒”的作用啊！

魏 发 这……

春 枝 （背唱）

魏发他言语有失心神不定，

顾队长丢纲忘线头脑不清。

追根源我必须再把良种送，

管叫它自发势力无机可乘！

魏 发 （故意试探地）顾队长，犁杖可在地头儿等着呐！

顾队长 春枝呀，我看就别没完没了的纠缠这些用不着的事儿了！

春 枝 老魏，你着急了？！

魏 发 不着急！不着急！我……我怕马把套啃坏了，我去看看……（下）

春 枝 大叔，问题可不能看得太简单了，这里面恐怕大有文章呵！晓凤，把“秋来香”称出六十斤，马上给海

棠坡送去。把魏发先送那六十斤换回来！骑自行车，快去快回！看看魏发在这种子上搞的是个什么名堂！

晓 凤 嗯哪！

顾队长 哎呀，竟整这些没头没脑儿的事儿……咳！

晓 凤 （气极地）爹，就你没头脑！

顾队长 你……咳！

〔晓凤掀起种子筐，头也不回地急速跑下。〕

顾队长 （余怒未息）春枝！你，……你答应海棠坡六十斤“秋来香”，我虽说没照数给，也给了三十斤，你建议公社党委把良种拿到全公社推广试种，我服从；要是怕海棠坡不够种，再送去三十斤，这也中；可人家写来了感谢信，你却又加了码，非让再送去六十斤。这囤子豆种，眼看着叫你给“包渣”了！我问你，……你心里头还有“松花岭”这三个字吗？你……

春 枝 大叔，你有意见就开诚布公地谈吧。

顾队长 春枝，你口口声声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我问你，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我一没投机倒把，二没违犯政策，良种是集体的，土地是大家的，种良种，卖良种，钱交集体，这也算走资本主义道路？

春 枝 大叔，社会主义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太平无事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苏联的集体农庄不也改变颜色了吗？关键在头行人执行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你想利用集体的生产资料领着大伙搞“集体发家”，这不是引导人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吗？